

爱满后备箱

□作者:方大军



虽然儿女像风筝远扬了,父母的心总是绑在线上,充满爱的脸是文字难以形容的爱,只能体会,不能描述。

父母儿女心特别重。每次回家,瓜果蔬菜、五谷杂粮、土鸡蛋,大包小包,总会把车子塞得满满的。父母一生勤劳,父亲十九岁教书,在小学工作四十一年,退休前一年得了脑梗。在我和哥哥的坚持下,不再让他们做重体力劳动,一些田地要么栽上树木,要么给亲戚邻居,只留下一块菜园和少许离家近的田地。哥哥安农大毕业后就留在合肥工作,我和哥哥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。可无论我们兄弟俩怎么劝,都不曾劝动父母到任何一方居住。许是不喜欢喧嚣生硬没有街坊邻居的陌生城市,或者是大半辈子习惯了出门就能踩着土地的踏实感,而最难舍的我们都懂,是父母对老家深厚的情感。为了方便照顾,我在自己的小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,但思来想去,还是尊重父母的选择,在身体条件还允许的情况下继续在老家生活。此后每年的长假短假,只要没有特殊情况,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回家看看。

对于种菜,我和哥哥还是比较赞同的,一是菜园就在家门口,二是现在农药化肥滥用,自己种的菜吃得放心。最关键的一点是父亲需要多锻炼,多活动。菜园原来有一亩多,后来邻居黄五叔搬家后没有菜地,父母便匀了三分之一大小给他们,留下的五六分地,被父母打理得井井有条,错落有致,一年四季,红橙黄绿,菜品丰富。

春天来临,万物复苏,栅栏边的迎春花率

先开放,像是给菜园镶了一道金边。嫩黄的韭菜嫩嫩地从土里钻出来,嫩嫩的,绿绿的,冬日里的充足养料让韭菜又肥又壮。“头刀韭,谢花藕。”第一茬的韭菜非常鲜嫩,素炒韭菜、韭菜炒鸡蛋、韭菜馅的饺子都非常美味。围墙边的枸杞头,菜园角落的菊花脑,院子里的香椿头,芹菜、辣椒、茄子、豆角、丝瓜、菠菜、茼蒿……都是父母塞进后备箱的常客。

今年元旦也不例外,我们一家三口驱车赶回老家,能满足闲坐灯火、温馨叙聊之愿望的,想来也只有那里了。在空气清新、四面环山的小村庄里,看看东山的日出、西山的日落,登山赏一场冬季的枯霜,拾几片被晕染红透的枫叶,尝尝母亲亲自下厨做的小鱼贴饼,便感觉是人生最幸福的事。美好的假期总是短暂的,第二天吃过午饭,母亲就开始忙碌,准备给我们带的东西。从菜园收上来的大白菜已晾干水分。母亲自豪地说:“这白菜长得真好,口感也好,白菜丝、白菜烧肉、烧火锅都好吃。”萝卜是必不可少,“冬食萝卜夏食姜,不劳医生开药方。”每年父母都会种下许多青萝卜、胡萝卜,青萝卜能做成萝卜烧肉、萝卜丝炒干张、萝卜包子,还能腌制成萝卜干,另一部分放在窖子里,可以吃到来年。母亲不停地忙碌着,我和爱人一趟趟往后备箱里装。父亲干事仔细,大白菜修理得整整齐齐,每个都用干净的方便袋装好;葱蒜都已经把干叶、根须去掉,一大袋山芋,个个光溜溜、匀称称,大小分开,大的可以在煮饭时剖成小片蒸着吃,小的可以直接炖着吃;下过霜的青菜也很美味,不像大棚里的,怎么烧也烧不烂;冰箱里

的土鸡、咸鹅、香肠、莴笋干……只要是家里看得见摸得着的、能吃能喝的,母亲都想搬到车厢。后备箱越来越小,就在我和爱人以为要结束的时候,母亲一拍脑门:“差点忘了,厨房里的花生油和鸡蛋还没装呢!”

早些年时,我很反感母亲收拾收拾这些东西,自认为不缺,或者都能买到,拿这些东西搬上搬下很麻烦。记得有一次,为了这事我冲母亲发过火,母亲当场就被我吼得红了眼眶,不再多说一句,只是笑着打圆场说:“行行,妈知道了,不想拿就不拿吧……”自那以后,每次回家,不管母亲往我车里塞什么,我都照单全收,只要我收下,她就能笑得心满意足,开心得像个孩子。父母选择将深沉的爱寄托在这些食物身上,让食物代替他们的爱,填满我的心。母亲总会说,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,那也是我们自己家养的,仅仅一句“绿色的”便通通都塞进了我们的后备箱。父母就是这样,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们,还生怕不够。哪怕我们已长大成人,眼角爬上皱纹,在父母眼里,我们依旧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。其实不仅仅是节假日,每次回家,父母都用这样简单质朴的方式默默地爱着我们。

父母的爱永远是朴实、真诚、无私的,为儿女恨不得倾尽所有。无论我们走多远,都是父母最深的牵挂;不论我们多富有,父母都会觉得我们缺少东西。有一种爱,藏在后备箱里,沉甸甸的,满当当的,那是无边的幸福,在心底蔓延。

汽车启动的那一刻,我带着父母的爱意驶入冬日暖阳里……

爆米花“炸”开的年味



□作者:王阿丽

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年味是从爆米花那“嘭”的一声巨响中开始的。

腊月里,也是农闲时节,年关将近,大人们就忙着在家里补补洗洗、掸尘擦窗,孩子们最盼望的是被大人派活去炸爆米花。清晨,妈妈称好大米、玉米和蚕豆,包好一小包糖精,递给我5角钱,说:“今天炸4锅,找的零钱就不要给我了!”乐得我稀饭也不喝了,挎上盛爆米花原料的竹箩,带上空布袋,溜烟跑向村北边炸爆米花的刘爷爷家。

刚走到刘爷爷家巷子口,就远远地听到“嘭”的一声响!好家伙,自以为来得挺早,没想到刘爷爷家门口已排起了长龙,我跑得更快了,把竹筐放到队伍的尾端后,连忙跑到刘爷爷旁边,看他炸爆米花。只见刘爷爷用量桶量好将要爆炒的大米,倒进炒米机内,捏了些糖精放进去,然后把机口盖子扳紧。他坐到小板凳上,左手有节奏地转着炒米机摇把,右手把风箱拉得“呼哧呼哧”直响,炒米机挺着个腰鼓形的黑肚子在火焰上不停翻滚。过了一会儿,刘爷爷停下来,从旁边的炭堆上往炉膛内加了些煤炭,继续摇,眼睛不时瞅瞅炒米机上的压力表。

排队的爷爷奶奶们边等边唠着家常。“高爷爷,你家今年玉米收成好,这个竹箩里面能炸三五锅呢!”“是啊!今年我把自留地河边斜坡上的地都利用起来,种了玉米,今年过年啊,我那小外孙儿就喜欢吃爆米花,过完年让女儿多带些爆米花回去!”高爷爷乐得合不拢嘴,口水从豁牙处渗出,他赶紧掏出帕擦擦。

看着这么多排队等候的人,我开始盘算还要等待多久才能轮到我。地上排满装爆米花原料的各种容器,有陶箩、瓜瓢、簸箕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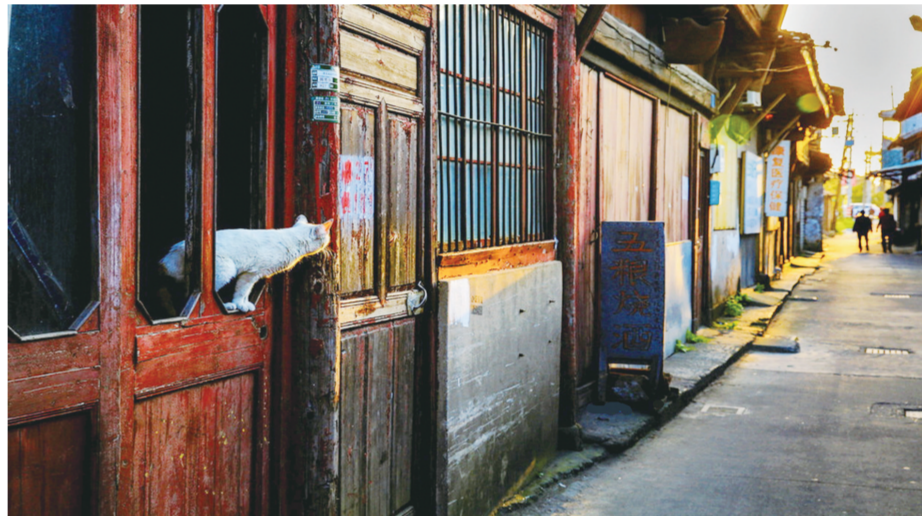
我数着一个一个容器,爷爷奶奶们不停地纠正我的数数,哎哟!一个容器内装的可不止是炸一锅的量,轮到我最起码得等上四五十锅。此时,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。

“丽儿,快,把这碗稀饭趁热吃了!”这时,耳边忽然传来妈妈的声音,我欣喜地端着妈妈递来的粥碗。“丁老师,你女儿没吃早饭就过来等爆米花啦!”听说要爆米花,她拔腿就跑,让她吃完早饭再去也不听!”妈妈说完疼爱地看了看我。“来,掺一些炒米!孩子这是想留个空肚子等着吃米花呢!”李奶奶边说边抓了一把刚炸好的炒米放到我碗里。

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,孩子们可没闲着,女孩子玩起了踢毽子、跳绳、跳房子等游戏,男孩子玩起了抽陀螺、滚铁环、打弹珠等游戏。不管玩得多么投入,我们只要听到刘爷爷的那一声高喊:“响啦!”便捂着耳朵围成一圈,只见刘爷爷迅速拎起炒米机,把机口对准麻袋,用力一按,只听“嘭”的一声,白色的烟雾袅袅升腾,气浪瞬间把麻袋冲击得又直又圆。我们在烟雾里欢呼雀跃,做着飞天的动作,仿佛成了下凡的仙女。嘴馋的男孩捡拾着散落在地上的爆米花,我们在令人迷醉的香味中,等待一声又一声巨响……

有了爆米花,年味就越发浓厚了,妈妈计划着爆米花的用途,做炒米糖、鸡汤泡炒米、荷包蛋炒米茶等等,这些家乡过年美食可一个也不能少。

我想,年味儿,是爆米花炸开时的那一声巨响,是乡邻们那一把炒米中浓浓的关爱,是父母期盼儿女归乡的喜乐,是子女携爱返程的幸福,更是我至今还怀念不已的舌尖上的家乡美味……



老街 苗青摄

当生活苦了,就吃颗糖吧



□作者:赵琴

没有哪一天,比今天更糟糕的了。

直到我将几近崩溃的自己扔进一辆不知去向何处的公交车,耳朵里还充斥着上司铺天盖地的咆哮声。怎么也想不到,一点小小的工作失误,竟遭来上司怒火冲天、劈头盖脸的一通责骂,将我轰炸得晕头转向。

颓然瘫靠在最后一排空无一人的座位上,委屈的泪水终于决堤,不可遏制地汹涌而出,顺着脸颊蜿蜒成河。

“阿姨,您疼了吗?”耳畔响起一声稚嫩的童音。不知何时,一对母子坐在了我的身旁。小男孩跪在母亲的怀里,嘴里含着一根火柴棍似的小木棍,正歪着脑袋,用一双充满同情的大眼睛看着我。

我迅速抹掉泪水,尴尬地扫了她们母子一眼,然后扭过头去,怔怔地望向车窗外。

突然,一只小手伸进了我的衣袋。他要干什么?!我顿时怒气冲冲,恶狠狠地瞪着他。他却咧着嘴对我笑了,说:“阿姨,吃颗棒棒糖就不疼了。”

他——想干什么?我疑惑地将手插进原本空空的口袋,却多了一根棒棒糖。糖棒棒和他嘴里的小木棍一模一样。

那位母亲见我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,不好意思地对我笑,然后用力口浓厚的方言,解释道:“我儿子从小身体不好,需要长期吃药……他又最怕吃中药,每次看见中药就把牙齿咬得死死的,筷子都撬不开。后来,喂他吃中药的时候,我就给他准备一颗糖,哄他说——苦的药,‘咕噜’一下就过去了,吃颗糖会甜很久很久的哦……他以为你也生病了,所以……”

我很是吃惊,不由仔细打量起这对母子。他们看上去像是来自偏远的山区。年轻的母亲,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七十年代的衣服,仿佛从老电影里走出的女子;瘦弱的小男孩大概五六岁,虽然苍白的脸色里写满了病态,可是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却溢着快乐的光。

那位母亲似乎读懂了我的疑惑,轻声而隐晦地向我讲述了一段关于她们母子的故事——她的儿子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疾病,全靠药物维持着生命。丈夫得知儿子的病情后,不但撒手不管,还坚决和她离了婚。从此,她成为一位单亲母亲,独自抚养着儿子,一边打工一边带着儿子四处奔走,寻医治病,好几次将儿子的生命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……

“真是苦了你!”我动容地望着那位母亲,心里的某根弦被她的坚强悄然拨动——和她相比,我的那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呢?

“不!对我来说,儿子就是我生命中的那颗糖。只要他好好的,我的生活再苦,都是甜的。”那位母亲脸上依然的笑容里,洋溢着对儿子深深的爱意,也清澈着对生活的从容与淡然。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,沉默片刻,又说:“其实,每个人都会面临生活不如意的时候。关键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它,化解它,并度过它?当生活苦了,不妨吃颗糖吧!”

那位母亲的话语,仿佛春风轻拂,将我郁积的阴霾渐渐吹散。两根手指轻轻捻着那根棒棒糖,我若有所思地琢磨着她平淡朴实的语言里的人生哲理。

“阿姨,您吃糖。”原本安静的小男孩,立即响应了母亲最后那句话的号召,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棒棒糖,扯掉了塑料纸,不由分说地塞进我嘴里。

一朵糖果的香甜,在舌尖绽放!我那糟糕透顶的心情,瞬间被这位可爱的小男孩治愈了。

“谢谢你的棒棒糖!”我凑近小男孩的耳边,用亲密的口吻对他说了句悄悄话。

第二天,当我以阳光般的笑容和愉悦的心情去面对上司时,他惊讶的眼神里飘过一片不可思议的云。随后,他不好意思地冲我歉然一笑,说:“对不起,我昨天不该对你发那么大的火。其实……是我自己心情不好,和你无关。”我笑嘻嘻地递给他一根棒棒糖。

后来,每当有朋友向我抱怨生活的不如意,我就递上一颗糖,说:“当生活苦了,就吃颗糖吧!”



给每道菜取个温暖的名字



□作者:王国梁

诗人海子写道: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喂马,喂鸡,周游世界……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……”我特别喜欢这句“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”,这是诗人特有的语言,写出这样诗句的人心中一定有着对生活的挚爱。

而我真觉得,我的母亲,是一位生活艺术家。母亲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诗人,因为她会给每道菜取个温暖的名字。母亲把粮食和蔬菜当作素材,创作出一首首生活的诗歌!

其实,母亲文化没有多高,只是略通文墨,但她喜欢抖一下自己的小聪明,既给她的“厨房创作”增添了很多快乐,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趣味。给每道菜取个温暖的名字,是她最擅长的事。哦,也不能算擅长,因为我知道她的每个菜名都是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。

平日里,母亲做最简单的韭菜炒鸡蛋,也会取个“吉祥长久”的名字。韭菜的“韭”字与长久的“久”谐音,鸡蛋的“鸡”与吉祥的“吉”谐音,连在一起就成了“吉祥长久”。这种方法是母亲最常用的,她没有别的什么技巧,都是利用谐音讨个好彩头。

家里人喜欢吃素凉的凉拌小菜,胡萝卜、土豆、芹菜、花生米等拌在一起,浇上花椒油,吃起来很爽口。母亲每次拌凉菜,必定要切一些胡萝卜花,在盘子上摆一圈,还美其名曰“鸿运当头”。我小时候对母亲的这个菜名嗤之以鼻,这未免也太太词小用了,摆一圈胡(红)萝卜就“鸿(红)运当头”了?根本就是小题大作嘛!母亲这种牵强附会的做法还有很多,她喜欢给每道菜取个温暖的名字,家人就把这

当个乐子。

每到过年过节,母亲就更来了精神,觉得“施展才华”的机会来了。尤其是年夜饭,不仅丰盛,而且几乎每道菜都有个温暖的名字,有吉祥的寓意。母亲把红烧鲤鱼叫“来年有余”,过去的一年就要翻页了,一切希望都寄予来年,来年有余,意味着新的一年日子过得好好。

在你印象中,被叫做“五福临门”的菜是啥样的?每到年节,母亲必做“五福临门”。她所谓的“五福”没有固定的食材,只要凑足五样蔬菜,不管用啥方法做出来,做成啥样,都被叫做“五福临门”。有时我家的“五福临门”,就是一道大炖菜!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母亲做的五福临门也讲究起来,要凑齐五样蔬菜,而且这五样蔬菜要有五种颜色,看上去还真像那么回事了。

就连最简单的蒜末烧白菜,母亲也要取个“算来百财”的名字,母亲的解释依旧有些牵强,“蒜”与“算”谐音,白菜与“百财”谐音,“算”的意思是精打细算,过日子精打细算,一定能进“百财”。

母亲喜欢为每一道菜取个温暖的名字,我现在理解了她的心意,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的滋味,为何不想办法为生活增添点乐趣呢?母亲是生活艺术家,是诗人,她在凡烟火中经营出自己心中的诗和远方,这种生活态度真的让我佩服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母亲做的菜花样也越来越多,什么一帆风顺、大展宏图、锦绣前程,都成了她的菜名。

又要过年了,母亲一定又在绞尽脑汁想她的菜名。年夜饭上,又会有哪些温暖的菜名出现呢?



兔年吉祥 张永生/摄